

新力叢書之二

新力週刊社出版

新力叢書第二種

楚

歌

集

張載人編

目 錄

蟲之夜謳

序 言

上編 厭戰

第一章 一般現象

第二章 自殺和逃亡

第三章 俘虜降軍和他們的談話

第四章 信件日記及其他

下編 反戰

第一章 在日本國內

楚歌集 目錄

楚歌集目錄

第二章 在日軍作戰隊伍中

第三章 在中國後方

第四章 反戰文件

戰爭是慘苦的

鼯之夜謳

營火熊熊

寒宵兀坐

我正憶卿卿

故國春夢

知卿憶我

何日是歸程

地闊天長

蟲兒肥也

憔悴是征人

（近在日兵營流行之歌）

序 言

日本軍閥勢力崩潰的日子到了，牠已軋軋地發出破裂的聲音；毀滅的徵象在各方面都呈露着。

先看日本國內的紊亂情形和軍閥輩自己中間的糾紛吧。七十三屆議會的議場猶似一個瘋人院，一片喧鬧。政黨對政府嘵嘵不休，政府肩膀後伸出軍閥的瘡惡的頭來威嚇他們。在議場外面，對「總動員法案」的怨聲沸騰着；不但知識分子，一般人民，就是財閥們也對牠感到不安，開始咕嚕起來。工廠和鄉村裏迭出的糾紛事件湊着熱鬧。工潮已經發生三千件以上了，而農民鬥爭事件，在一九三七年本已有八千之數，目前更何消說。

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本不和洽，就是華北的日軍特務機關內部，也是互相妒嫉。爲的什麼？權利的衝突啊！寺內和松井不是爲了攫取未來最高偽組織的領導權而互相牽制嗎？松井和長谷川領導下的海軍派，和以特務機關爲中心的少壯派，因了觀點不同，及策略運用上的

不調和，摩擦得很利害。

再看日本的財政經濟是如何模樣，日軍閥在戰爭中有怎樣的困難。日本向以募集公債過日子，赤字公債已增加到一百七八十萬萬元。牠的財政本來是一只輕汽球，這次國會却又不顧汽球的爆裂，通過對華事件特別費計四十八萬萬又五千萬元，連一般預算，竟至七十七萬萬二千萬元。這龐大的數目，從何籌措？沒法子，只有發公債和增稅。此次發行數共五十二萬萬元。但發行後一個月，便無人顧問。增稅，那更是剝人民的皮。但日政府是不顧人民的死活的，牠又增發紙幣，把日本銀行保證發行紙幣額，由十萬萬增到十七萬萬，截止眼前有增到二十五萬萬的趨勢——通貨膨脹之鐵證。日人幸仙子說，『日人是生活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日政府在各方面搜刮殆遍，牠也許會把人民的骨頭做紙幣的保證吧？

原質上日本經濟基礎很薄弱。牠的經濟生命，可以說全建築在商品的加工製造上。牠從世界各處取得原料，製成商品，再分散到世界各處市場。牠是輕工業發達的國家。戰時因重工業急進，限制普通原料輸入，成本提高，中國大市場的失却，世界各處的抵貨運動，輕工

業一致萎縮——目前日本紡織業可說完全破產。輕工業是日本主要輸出，輕工業奄奄一息，對外輸出就受打擊；一面又因軍火原料不足，不得不向外購求，這樣就召來了巨大的入超，足以動搖外匯。

在軍事上，不但有作戰意義的原料如鐵，銅，棉花，羊毛，水銀，鉛，橡膠，煤油，石油等，非常缺乏，就是軍隊的糧食，也發生恐慌。日本遍地飢饉的時候，日軍閱多年儲藏的軍火也將耗盡。目前龐大的軍火庫藏已空了大半。日俘虜身上搜出的節約彈藥命令就是日軍軍火恐慌之一證。兵員的補充也很困難。日士兵百分之七十是最窮苦的農民子弟，平日生活艱難，受盡軍閥壓迫，對軍閥大都怨恨，不但身體不行，作戰意志當然也很薄弱。人民多設法逃避兵役，身邊還剩些錢的便納錢行賄，沒錢的不是自己斷肢刺目，便是喝酒假裝瘋狂。說到人民，請一看日本目前的人民生活。捐稅公債壓彎了他們的腰。通貨膨脹帶了牠的孿生兄弟物價高漲，逼他們空了肚子操作。就連米也成了奢侈品。凡是與人民利益有關的一切，均被摧毀。他們等候着餓死，或被軍隊徵發到戰場上去餵野犬和烏鴉。軍隊不但劫奪了

民間一切物件，還都奪了人民的生命。人民自殺新聞到處傳出，尤以青年爲多。這些青年由於生活條件太壞，勞動時間過長，與許多苛刻的遭遇，身體虛弱，再也受不住生活的磨難與一步步進逼的軍閥政治，就自己了結。

現時每一個日本農民手裏，簡直沒有一個現錢，農家所負總債額達七十萬萬元以上。工人的工作時間延長到十五小時，而工資卻減少了。有工做的還是在天堂裏，因了輕工業的萎縮，失業工人一來就是幾十萬幾百萬。

就這種情形看來，我們替日本人民想想：他們該默默忍受軍閥的壓迫，靜待自己悲慘的命運呢，還是一致起來，打開一條生路？生路！他們需要生路！他們已感覺到這是一個生死關頭的時機了。因此，日本國內反軍閥空氣日益濃厚，革命是遲早會爆發的。

現時的國際態度對日本侵略者也不好。因了日軍進佔中國領土的瘋狂無理性，和日軍的種種獸行，世界一般國家民衆均同情中國；具體的表演就是抵貨運動。二月二日自歐美視察返日的鳩山一郎，帶着一個使日皇鎖眉的消息，那就是「世界對日空氣惡劣。」現時除自身

經濟力不足的德意外，其他國家的態度大都不滿日本行動。何況又來一個英意協定，把意大利扯開了侵略陣線，日本感到一陣冷，起慄。

但這種國際的態度對日軍的影響不會如何重大，就是牠內部的糾紛和經濟困難也不是牠的致命傷，趕日本軍閥進坟墓的將是日本人民和醒覺了的士兵們。目前日本民間和軍隊中發生的種種厭戰反戰現象才是一曲日軍閥毀滅的前奏。

這次被軍閥驅逐到中國來的士兵不可避免的會想到下面這些問題：

我們作戰有什麼意義？

我們爲誰作戰？

我們的犧牲有什麼代價？

戰爭結束後我們又將怎樣？

他們一獲得解答，知道『這次戰爭在日方是毫無理由，毫無意義，他們自己是爲軍閥財閥等少數人利益流血，他們犧牲的代價只是本國人民日益加重的困苦，戰爭的結果最好也不

過增長專制魔王的氣燄。『心理上就馬上激起一種大轉變，積極的開始反對戰爭，消極的對戰爭旋轉了頭，覺得那只是一齣不可免的人間悲劇，只有跳出這人生舞台才是唯一擺脫辦法。這樣，自殺接連來了。有些不忍自盡的便逃脫了戰線。

有許多日本士兵雖不明白這次侵略戰爭的荒謬和無理性，但看了戰爭本身的殘忍慘酷，瘴惡可怕，精神上一個寒噤，對生活也感到太無謂了，太渺茫了，『我們為什麼搶上門去，把一個毫無仇怨的人活活殺死呢？』更有些人是戰得困乏極了，三四天不睡，三四天不吃，受不住磨難，鄉思病又流行着，『家鄉眼前也和前線一般是一個地獄啊！』有的瞧瞧國內空乏的情形，又看看當前中國士兵爲正義抗戰的英勇和堅決，眼前不禁浮起一個自身黯淡的前途印象。這些人大都尋到一條同一擺脫的路——自盡。

士兵如是，人民又何消說。只看我們上面所說的人民生活就知道人民是如何憎恨戰爭，反對戰爭了。

我們這裏收集了幾月來日本人民軍隊的厭戰反戰消息，使讀者知道日本軍閥的末日近了。

。牠是孤立的，孤立在中國廣野上疎落的城堡中，聽着四周反抗的歌聲啊！聽着牠自己的爽鐘啊！

楚歌集序言

楚

歌

集

序

言

上編 厭戰

第一章 一般現象

畫圓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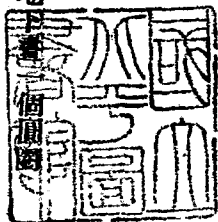
（二月十九日新華日報的一只通訊）日本士兵在正定的，都像瘋子般在地下畫圓圈，哭哭着說：『我們四面都被包圍，沒有還日本的機會了。』又當日寇進攻和順時，有兩個日兵在上龍泉找到一夥民衆說話，但因羣衆不懂日語，於是就在地下畫一圓圈，並將日本二字寫在圓圈裏，然後自己站在圓圈裏面大哭，並用手勢表示被包圍的情狀。

夜靜對泣

（中央社三月四日徐州電）臨淮關河南岸約有敵三百餘，該處敵三分之二能操華語，每于夜靜聚談，思及家鄉時，輒相對飲泣。

思歸引

楚歌集



（中央社）聞敵攻南京時，士兵以爲城下後即可休戰返國，無如事與願違，氣爲之衰，迨一月來吾空軍非常活躍，敵人大爲震驚，其士兵每對人作手語，深懼吾機轟炸，又聞敵兵搶掠後每多換穿華服，向滬逃亡，被捉處死者甚多。此外，因荒淫過度，而病花柳者，亦屬不鮮，總之，敵人久戍思歸，士無鬥志，爲敵軍當前之弱點。（三月九日大公報。）

歸不得

（江蘇通訊）日軍一天到晚在酒排間和安慰所裏面消磨着，隔幾天就下鄉去，姦淫婦女和搶劫雞鴨錢幣，他們的心理是厭戰的，他們時常對着妻子兒女的照片呆看，有時喝醉了酒就大哭，說不知能否再回日本。（戰時生活第五期）

愴惶

（中央社漢口四月八日電）滬閘北及浦東日軍恐慌異常，現又大築工事，其原因有三：（一）鄉民生活困苦，怨恨日軍，每於夜間持槍襲擊，日軍防不勝防，（二）日軍來華已久

，歸心甚切，已喪鬥志，雖強迫延長兵役，但多不願，（三）軍餉不能按期發給，給養亦缺，故多有怨意。

在消散中的鬥志

（中央社四月十日香港電）華北敵軍自在山西被困，魯南慘敗後，兵力日減，甚覺戰事延長，弱點暴露愈多，據敵軍內部透出消息，敵軍在精神上非常困惱，已可證明士無鬥志，兵心解體，其原因爲（一）敵軍士兵多數認爲目前不應與中國作戰，戰事延長，前途感覺黯淡，（二）意想不到中國具堅強而持久之抵抗能力，（三）便衣隊使敵軍神經時常緊張，片刻不容弛緩，（四）戀家心切，且敵每人津貼不多，家庭担負無法解決，故敵軍人人厭戰，軍心渙散已極，行將不戰而自潰。

比兔子還膽小的宣撫班

（北平四月二十四日電）據今日美聯社記者探得消息：日人所設之對華宣撫班，其中日

籍主持人及各頭問，現多求速返本國，其原因，在該班日籍人員前往各縣宣撫時，已爲華方便衣隊擊斃二十名，以是一般宣撫員多畏縮不前。據該班某日籍辦事人言：多數日籍人員現多願回「滿洲國」供職，因待遇較優，生命亦無危險。（譯報）

望鄉台

（五月七日大美晚報的一只通訊）日軍在江陰厭戰和怕死的情形很多。青陽附近，日軍們時常在地上劃了白圈，立在裏面，向他們的故鄉號哭。

怨聲

（五月八日新華日報特訊）華中日軍目前最嚴重之問題，無過於「厭戰」。畑俊六司令在最近日軍官之會議，大聲疾呼，認爲「不克服各困難問題，則將不能作戰。」聞其主要之困難則爲兵士厭戰，遊擊隊活躍，士兵生病者太多，深入內地後機械化重武器不能發揮若何威力等等。茲據探悉日軍厭戰之具體事實如下：（一）三月中旬日軍駐蘇州部隊因不願調赴

前線作戰，自接到命令後，即向僑自治會接洽，請該會以地方不靖，須要剿匪安民爲詞，向日軍司令部請求勿將該部他調，但結果日軍司令部未允。在出發途中，士兵大罵軍部，怨聲載道。（二）日軍因水土不服，患病者奇多，近日滬杭京滬甬路運回上海之病兵不能統計。其中以蘇北日軍多患胃病，在杭州一帶之日軍多患腳氣病。日軍醫均謂此種病況，醫藥上無特效藥可治，最好之辦法是回日本故土，則可不治而愈。因此日軍返國之心更切，絕不願再留華繼續作戰。（三）駐江灣某聯隊，大都年老，天天吵回家，長官無法，以「不日可返國，如欲留滬，司令部可負責代爲介紹職業」相安慰，不料彼等聞訊，快慰異常，不僅全數不願留滬任職，且立等回音，問何日可以啓程。日軍官原爲敷衍之詞，竟使日士兵興奮如此。

死的預期

（五月十三日新華日報的一只通訊）大名克復前駐城敵人對百姓壓迫無所不至，可是也有敵人和老百姓談起話來，不是拿出全家人的像片，就是在晚上劃個圓圈，自己站在裏邊大

哭起來，問他們什麼意思，他們用着手勢說：「這裏，那裏，一個大圈，瞞！倒了！」意思是說中國地方這麼樣大，他們開到這裏，開到那裏，早晚是要一槍打死的。這可見敵軍士兵厭戰的情形了。

刺 激

（中央社六安五月十九日電）盤據蚌埠懷遠之敵五六百人，因受連日由淮北方面運來大量死傷敵兵之刺激，大有厭戰表示，敵將官亦無法自制。

魂在故國

（中央社五月二十二日西安電）雁北及綏省敵軍，皆極厭戰，還國心甚切。

第二章 自殺和逃亡

死之環

〔中央社三月二日徐州電〕青島訊，近來敵軍因厭戰心理日熾，敵陸軍士兵在鐵路局會計處自縊者四人，東鎮山東火柴公司自縊者二人，均由敵軍祕密掩埋。又某村之騎兵，日前因開赴前線，曾有嚇使該村居民呈請敵軍當局，准予留防之舉，由此可見敵士氣沮喪之一般。

十八個壯丁

〔國民社三月廿三日蕭山電〕盤踞杭北拱宸橋杭州路之敵，均有思念家鄉之心，不願作戰，本月中先後自殺者，計有十八人之多，查自殺之敵，均爲新由倭國強迫抽徵之壯丁，

疲憊了的戰士

〔中央社三月念三日南昌電〕據宣城來人談，宣城敵軍約二千人，近感水土不服，患癰疥皮膚病者極多，且敵官兵滿懷厭戰心，自殺自縊事件，時有所聞，敵於軍事上已經疲憊云。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中央社三月廿二日臨沂電）我廳部在湯頭東池草坡發見自縊日兵八名，均爲琉球人，留有遺字云，伊係中國人，不願打祖國，望祖國軍民保其屍體，并望拖埋等語，足見倭國內反戰情緒之濃。

臥軌

（中央社臨安四月五日電）敵下級軍官及士兵近多表示厭戰，據報，滬杭鐵路沿線時有敵化裝我難民自縊或橫臥軌道被軋而死者

永遠留在揚州

（中央社正陽關四月十八日電）盤據揚州之敵軍，厭戰心理，蔓延甚熾，自殺者日有所聞，省立揚州中學內十三日又有自殺者二十六人。

狼狽的一羣

（中央社香港四月廿日電）滬訊，中日戰爭延長九月，日軍思鄉心切，最近時聞有自盡情事，十八日，日軍十四名，在交通大學自縊，又滬西南一帶頗多日軍集款易裝，棄械潛逃者。

自殺的蔓延

（大公報香港四月二十三日電）滬訊，按各地難民前後報告，已發現敵軍自殺之地有宜興，無錫，蘇州，常州，吳江，周莊，南柵，朱家角，同里，青浦，太倉，其中吳江爲最多，自殺者六十一人，滬西徐家匯西發現一次，共五名。

二個軍官

（中央社金華四月二十五日電）杭州二十四日有敵軍官二人自殺身死。

崛井少佐等

（讀賣新聞）據××電話，自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接連有下級官兵自殺，一爲崛井少佐，屬花谷隊；一爲一等兵新宮專一（二十三歲）屬第×中隊，時間爲十四日上午四時，係在該隊之貯藏庫祕密自殺；一爲軍曹富永勝一（二十五歲）屬第八中隊，時在十五日上午八時，係在自己營房內以短刀割斷頸部動脈管，流血頗慘（五月一日譯報）

洋車夫的奇遇

（五月五日大美晚報專稿）日兵厭戰自殺之事，已到處皆然，在天津時，一位朋友遇到一個洋車夫，親口告訴他，在某一晚上，他拉一個年青的日本兵到西沽，短短的路程中，這個日本兵竟付給他一塊錢的代價，洋車夫以爲他弄錯了；在日本的皇軍跟前，他是不敢造次的，所以他追了上去，想和他說明了找還一些錢，可是這個日兵，不聽則已，一聽之下，便邊哭邊掏出身邊餘下的八塊錢，一箇腦兒交給了這個洋車夫，這個兵，在掏出了僅有的八元

之後，便奔到附近的橋上，縱身一躍而自盡於河內。

滿城風雨

（東南日報五月六日餘姚電）富陽敵受挫後，杭州寇頗爲震動，謂我將總攻杭州，奔走駭告，終日皇皇，日前有敵四五十人，在淨寺強刦僧衣，易裝潛逃，海寧敵且改穿我國便服，企圖避免攻擊目標，敵畏戰醜態，可見一斑。

刀兵何時息？

（五月八日新華日報特訊）在安徽一帶之日軍，因戰爭無結束之期，思家殷切，全無鬥志，自殺者甚多（如投河上吊等），有的改裝我國難民，雜於人羣中，如被發現，則跪地哀求收容，厥狀甚慘。

牛島師團動搖了

(五月十日中央日報)長沙關係方面頃接屯溪電稱敵官兵厭戰，上月二十七日杭州牛島師團之某高級長官自殺於城內東街森和絲行內，留有遺書多件，因敵軍嚴守秘密，知者甚少。

腹切

(中央社廣德五月十日電)八日晚我軍攻克溧陽潘板橋東三公里某高地，於搜索時，發現山上有敵屍十三具，均係破腹自殺者，據目睹其經過之農民談，該敵兵等，當我軍攻佔該地以前，曾痛飲高粱酒，隨以刺刀剖腹，顯係厭戰自殺。

一千五百多逃亡者

(中央社香港五月十日電)滬訊，敵一般士兵怨恨甚深，以致發生逃亡自殺事件，厭戰情緒，日益增加，現京滬杭一帶敵拘捕逃兵達一千五百餘人，僅無錫一地，共捕獲三百餘人之多，敵現在滬郊加緊戒嚴，除預防我遊擊隊外，並防敵軍內部，發生暴動。

『回不轉東京』

（東南日報五月十三日紹興電）桐鄉濮院有敵數名，因厭戰先後自殺，於牆上寫着：『買到北京，打倒南京，打不到西京，回不轉東京，』又桐鄉孔廟內，亦有敵軍多名自殺，敵士氣消沉，可見一班。

死之感染

（中央金華五月十三日電）盤據海寧富陽硤石之敵，爲避谷部隊，強迫應徵，近自殺風熾，士氣極爲頹喪。

不願去屠場

（五月十五日譯報特訊）太倉日軍一部，日前調赴魯南時，有慟哭失聲者，有厭戰自殺者，省立太倉師範校舍內，曾有四日兵自縊身死云。

又是一羣自縊者

（中央社香港五月十七日電）十日上海高昌廟有敵士兵十餘人，自縊身死。

日常事件

（中央社西安五月十八日電）綏遠清水河電，太原來人談，盤踞太原敵軍厭戰，自殺者日不間斷。

聯隊長廣田

（中央社繁昌五月二十一日電）據確報担任蕪宣敵聯隊長廣田，因憤恨軍閥行動，並感我遊擊隊頻頻襲擊，極感不安，遂於十五日在蕪自殺，駐蕪敵軍全部舉哀，由此足見敵軍厭戰之一班。

第三章 俘虜降軍和他們的談話

小站長和電車工人

去年十一月四日由昔陽沽尚鎮解到後方的一個日本傷兵，叫做新居芳雄，據說，「本是日本國內的鐵路上的一個小站長，月薪五十五元，可是這次被迫來中國打仗，月薪只有六元，」另外還有一個俘虜叫山浦，是東京的一個電車工人，他說：『我願意在這裏住下去，最好打定仗以後再回去，否則我們的軍閥還是要逼我當兵的。』（摘錄二月十九日新華日報通訊「西線上的敵軍俘虜」）。

「皇軍」的狼狽

（全民社）最近有從河北省南河縣逃到漢中的難民說：最近我某軍俘虜敵高橋師團大尉田中茂吉，據他說：『我們都是商人，工人或學生，現在我們軍隊雖然打勝仗；但我們是陷在你們中國人的包圍中的，將來一遇敗仗，不是被你們用槍彈擊斃（說時自指其胸部），便是被你們用刀殺頭的，（說時以手作刀砍其頸）』說畢雙手掩目而泣，歐歐之聲不絕，我們

老百姓看見「皇軍」的可憐相，有憐之者，有笑之者，（三月一日救亡日報）

「無此勇氣」

津浦線北段臨沂之役，敵軍被俘虜多名，中有一人名畢利陸夫，據供：『戰時家計全賴自己維持，故離家後，妻子之生活，頗爲懸念，目下如何，因禁止通信，故未能悉，至自己出發時之心理，則早知此生必死，惟亦無可奈何』，繼述軍隊生活，謂其所屬×連之士兵，多爲年歲四十左右之補充兵，其家均甚貧苦，故亦多懷思鄉之念，問其被俘感想若何，則答稱：『（一）對於作戰目的若何，全然不知，一旦突接召集命令，即倉忙入營，目的地出發時期均不知道，故一般士兵，多無旺盛精神。（二）在未與華軍作戰時，僅知國內片面之宣傳，至今始知中國軍之真像，決不敢再作輕視，今後願望，但求早日結束戰事，得能解放歸國，扶養兒女，從事生意，此後決計不再與軍事發生關係，亦不作侵略中國夢想，出發前，上官曾說，如被俘虜，應即自殺，然余實無此勇氣，但求能苟全性命而已』，（摘錄中央社三月二十八日電訊）

越村宏一

（中央社鄭州四月四日電）軍息，我軍某部在道清線捕獲敵軍俘虜越村宏一，據言：「日軍士兵，均皆厭戰，思歸心切，此次乃奉命返國，不幸被俘，希望能安全返國，並願歸國後盡力担任反戰工作。」

一羣朝鮮人

（中央社鄭州四月七日電）我軍某部日前克復平原時，俘虜敵重要情報人員及後方勤務人員共十二人，七日由前方解鄭轉解漢後，據稱：渠等皆係朝鮮人，此次來華參戰，全係受日軍閥之壓迫，誠非所願，又稱：敵軍後方空虛，因我遊擊隊在敵後方極為活動，無時不在防守我軍之襲擊，至於朝鮮一般民衆，對中國抗戰極抱熱忱云。

門倉訊彥和溝口秀雄

（中央社淳安四月二十日電）上月底我遊擊隊在德清以東塘溪新市間俘虜之敵便衣隊兩

名，一名門倉訊彥，現已五十一歲，一名溝口秀雄，二人均稱被迫致死，並不知對華作戰爲何目的，且謂此次侵華戰爭發生後，日本大商家實不覺有何損失，但一般民衆及士兵，則無日不望戰爭早日終止，不過日本軍閥及報紙，均宣傳華軍如何殘暴，激其奮命作戰，今到此後，方知所傳完全不實，倘日軍早知華方待遇俘虜如此優厚，今後必紛紛投降，以全生命云。

屢戰屢北

（中央四月十二日漢口電）據被俘之敵空軍人員供稱，彼等在未來華前，久受軍部之靡醉宣傳，以爲中國空軍不值一擊，熟料接戰後，日本空軍屢戰屢北，以致意志頹喪，精神機散，並以久離鄉井，勞師無功，結果遂發生厭戰怕死思鄉戀家等現象，最近自縊自殺者亦屢有所聞，前迭次被我擊落之敵機，時常後現女人照片及情書，字裏行間，充分流露其被迫作戰之苦衷，與反戰情緒之高漲，又如四月二十九日空戰中擊落之敵機內，發現日女之單履（戰鞋）及盔，想見其戀家之深。

故國鶯花應入夢

一個近衛的敵軍俘虜，被召到×司令部，由團長和政委和他談話，大要如下：（問）你自已願意來打中國嗎？（答）自己不知道，是軍閥命令來的（問）你每月有多少餉？（答）五元，（問）家裏有什麼人呢？（答）父親已經死去，現在有母親，有妻，還有孩子，（問）你思念他們嗎？（答）對妻不甚思念，對母親有些思念，更念孩子（問），你們當兵的家庭負擔怎樣？（答）負擔一樣，只是能生產的人當了兵，收入減少，生活就很苦，譬如說吧，普通人家每天能吃三餐，我們的家裏就只能吃二餐，（問）你們國內勞動者農民的生活怎樣？（答）很苦，受軍閥財閥壓迫，（問）你們的士兵願意戰爭嗎？（答）士兵都不願意戰爭，（問）你打過幾次仗？（答）沒有打過仗，（問）你想回家鄉嗎？（答）是的，我很想回國。（摘錄四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日本俘虜談話記」）

不打不成相識

（中央社漢口五月二十日電）記者二日午後至××，訪問此次在魯南俘獲之敵兵，傾談甚

久，彼等受我之優待，感激涕零。彼等皆謂此次徵調來華作戰，實爲軍令所逼，迫不得已！作戰目的何在，百思不得一解。詢以對華軍作戰能力之感想如何，則謂：華軍士氣，開戰之初本甚旺，惟其初期之戰鬥力，亦屬平平，迨至現在，其戰鬥力之超越，已迥非昔比，諸如支持據點之強硬，迂迴運動之隱密迅速，射擊之準確等，均使吾人驚訝不至，總之有目的之奮鬥較諸盲作戰自更高着，言下似皆不勝唏噓，談及其家屬狀況，彼等均甚以其眷屬爲念。

阿部重夫等

（中央社五月五日漢口電）魯南台兒莊所獲敵方俘虜阿部重夫等九人，業經軍令部於上月廿九日派員審問竣事。漢埠各外籍記者廿餘人，爲明瞭該俘虜等生活情形及對於中日戰事所抱之態度起見，特於五日上午聯袂至武昌往訪。該俘虜九名中有一名上尾一馬者，曾充任小學教師，態度嚴肅，舉止文雅，當時頗爲各記者所注意。一英籍記者乃向之徵詢對於中日前途之觀察。上尾沉寂良久，始從容答曰：『無論如何，中日戰事前途，決難超越徐州一線，不久或即可以告一段落。』該記者不明其意，復請解釋。上尾答稱：『以敝國現有之實力

財力，已不足應付此大規模戰爭，長此下去，勢將慘敗。『嗣一美籍記者向一名岩井常雄之俘虜探詢日軍在台兒莊第一次會戰，是否全部潰敗。岩井稱：『此次日軍在台兒莊遭受華軍之猛烈圍殲，慘重異常。華軍進擊之英勇奇術，及今思之，猶不寒而慄。總之，台兒莊之役，確予日方全部士兵以一大打擊。』後各記者相繼訊問在此居住，思鄉與否，該俘虜等頓現愁狀。一名飯泉良雄者及一名內籐隆者分別答謂：『被徵時，父母妻子，已哀痛異常，今因無目的之戰爭，而遭此不幸，實不勝令人悲悔悵悵，事已至此，惟有飄泊異國，以度殘生，待諸異日耳』

良心之申訴

我們上面已經聽到過阿部重夫等九人對外籍記者的談話。這裏是阿部重夫因受我方優待而草就的感謝書和內籐隆的家書，錄自五月二日大公報中央社電訊：

阿部重夫感謝我國優待書

今日辱承諸位破格優遇，並賜以慰問之辭，其感謝之忱，斷非筆墨所可形容於萬一。予以此不顧及俘虜之污名，得記其感想之一端，將愚衷所在，請方家嚴加批評，捫心自思，愉快殊甚。關於此次事件，吾等實無可爲諸君道者，惟餐風宿露，曾經兩晝夜，彷徨於戰線之間，幸終得救於一老百姓，並進水以止渴。如斯人者，誠不愧爲中國之良民。彼對予安慰備至，予亦以日軍來襲之真意相告。互相交談之際，其附近突有便衣隊出現，立即將余捕獲。當時一片苦衷，因不通言語，實覺無可奈何者也。旋被引渡於某中國軍隊，晤及一精通日語之軍官，詳加慰問之後，並將兩國此次發生衝突事件之經過，懇切相告，且聲明對於俘虜決不仇敵相視，身居前線之軍官，其態度如此，誠屬偉大之至。貴國軍隊照顧吾輩，如此其親且愛也，實令予感德無涯。予在此惟希望兩國重敦邦交，復見和平。

阿部重夫

四月二十九日

內藤隆家信

拜啓：久不通信，家中諸位，諒均健壯。小兒雖振刷精神服務，惟四月七日大腿部負傷，乃身爲俘虜。幸承中國之優待，現居於武昌。當地爲大都會，六層樓七層樓之建築物甚多，且有許多能說日本話者，偶爾來訪，得聞日語，甚覺可親。創傷亦痊癒良多，請放心勿念。正值農事多忙之秋，敬祝益加康健，書此擱筆，靜候再會。草草。

父母親大人安好。

內藤隆

四月二十九日

崛田武一

（中央社金華五月十一日電）我軍前在吳縣方面俘敵騎兵少尉一人，名崛田武一，於六日解孝豐，由張縣長詢問，據供，係敵本國北海道人，畢業於商科學校，此次因侵華戰事，被徵調而來，老母因痛子自縊。初來原希速戰速決，不期遇中國長期抵抗，死傷日增，因之頗厭戰爭。目前日軍內官佐因念家厭戰而自縊者，比比皆是。又謂，敵國內各大工廠因改造軍火，故生產頗形減少，人民負擔加重，生計日益不堪云。

第四章 信件日記及其他

死的威脅

（三月一日新華日報『日本士兵底悲哀』）下面是一個被我軍擊斃的青年日本士兵田中雄一的日記。田中還只十九歲，福岡市第二中學出身：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

八月一日

糟糕！接到了召集令！

八月二日

把學生服脫下，將學生帽丟掉了！別了！我那親愛的母校！
和同學們作了別，他們都祝我凱旋回來。但是……

瀧子握住我底手不放，晶瑩的淚珠溼透了她那玫瑰色的衣衫……

我也哭了！

回家來，一夜未曾瞌眼，爹娘和哥哥姐姐都哭着。

八月三日

入營，穿上了軍衣。

八月四日

領了一桿槍和刺刀。

八月五日

編制。成了一個戰團員！

八月六日

上午二點起床，三點集合到練兵場上。四點四十分出發。

我想着：我大概是會死的吧？

八月七日

楚歌集

上午五點出帆。在船上給家裏寫了信。我唱了歌。呵，那軍歌啊！我流淚了，悲痛的……

八月十四日

火車已過了鴨綠江，向奉天奔馳着。

我曾作了一個夢，說是我殺了人，所以，被判決死刑了！

九月一日

聽說上午九點殺中國的便衣隊。我去看了，那殺人的樣子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殺人！唉，殺人！這不是人應幹的……

九月五日

接到哥哥的來信，讀着便哭了！我真想回家……呵，那甜蜜的家！離家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呵！

九月六日

接到姐姐底信，我又哭了！

祝你們平安！

呵，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呢？

九月八日

上午三點起床，六點出發，向懷沐前進。頭一次騎馬，風颳着，四面都是塵土，我底兩腿完全變紅了！

今天走了一百二十里。

九月十四日

今天也是行軍。昨天下雨，路又不好走，從上聽見很近的步槍，機關槍和野砲的聲音

.....

我感到死！這個日記不一定什麼時候會絕筆吧！

並不是害怕槍聲，但，總是感覺到什麼時候會戰死.....

走着，走着，家鄉的一切浮現在我底前面。

楚歌集

聽說中國人頑強地抵抗。因為是這樣的山地，我們當然是苦戰了！

九月十五日

今天又是行軍。爬了非常危險的山路，使我喘不過氣來……
有三十多個戰士，寂寞地無聲息地躺在那里，被人們忘卻了！
我不自覺地合掌自語：南無阿彌陀佛。可憐！……

九月十六日

十二點到了冊驢。

晚飯時找不到大米，只好吃小米。生下來頭一次吃了小米飯。

啊！我不知道是幸福還是痛苦……這都是爲了國家嗎？

九月十七日

走了十五里，到了廣靈。上午十一點從廣靈向蔚縣出發。

九月廿日

戰令。

戰士兵們講，我們將到太原，有的說到保定，那一個都靠不住，有的說敵人已經下了停
我們被封鎖了汽油，大概是事實！一定是那英美幹的！

九月廿三日

五點起床，八點出發。

途中沒有一次休息，反而有時加上跑步，叫我疲倦得要命了！山非常的高，但，有很好的
的汽車路。這大概是支那人作的軍用道路吧？到了宿營地，三個人吃了五個雞，肚子相當飽
！但感冒依然沒有好！

九月廿四日

天黑了才到宿營地。現在，夜已深了！但，我睡不着！一個人在院子裏踱來踱去……

父親，媽！哥哥！姐姐……

瀧子……

流了很多的眼淚！我大概和他們永別了吧？永別了！呵！……

『徒喚奈何』

（四月十三日新華日報「滿懷奮興上前線」）下面是敵人磯谷部隊一個士兵日記簿上的「首新詩」，是參與戰役的侵略者的最好供狀，『四個鐘點下天津，六個鐘點下濟南，誰知道台兒莊彈丸之地，竟打得皇軍筋疲力竭，而仍然徒呼奈何。』

『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

（中央社正陽關通訊）我軍×師和×師於四月七日在考城靠山集之間和洋店趙拐子之間奪獲了敵人二個郵包和一批文件，郵袋中是敵人剛要寄回國去的二百多封信件，而那批文件却是敵人各級長官幾月來在陣中寫成的日記，記者以時間不許，不能把全部日記信件譯出，供大家欣賞，只摘譯了些斷片，讀者由此可見日軍畏死頹喪神情的一斑：

『……你們在國內都以爲此次戰爭會很快結束，其實還是很久，現在的「敵人」強硬異

常，他們拿一根槍便一直衝鋒，真是勇敢得很，與往昔的中國有天淵之別……』

『說到「敵人」也很強，與往昔的中國兵大不相同，真是可怖……』

『在滿洲事變中，中國軍隊一見了我們日軍就跑，現在的中國兵不同了，無論怎樣攻擊他，他絲毫也不後退，說來真是有些可畏……』

『……中國人抗日思想很發達，此間士兵不與日軍合作，我當局也感困難……』

『……山谷間時有紅槍會出沒，連小孩子婦女也都要注意，前數日我們的友軍曾被一個六十歲的老婦投擲手榴彈，致死傷了六人……』

『前聞內地（日本）軍隊可於三月中旬來接防，我們可以歸國，看我們望眼欲穿的等待着，無如終是一種謠言。其實真的事情定不會公佈的，煞是心憂得很，我近來竟染上思鄉病……』

『……我近來很節約，積了點錢，打算在退伍時買點土產回去；但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去呢……？』

『……自去年登陸迄今，未得一日休息（除受傷之外），如果這樣下去，我不死在「敵」的槍彈下，也要死在自己的槍彈下……』（四月二十一日大公報）

『久子也已長牙』

（中央社屯溪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電）敵自遭遇我強烈之抵抗，並予以嚴重之打擊後，其士兵厭戰之情緒，已日益高漲，昨（二十五）日我軍於擊潰敵籐屈部隊鬼頭隊時，在敵尸坂井田正利身上搜得致其家族之信件兩通，行文措辭，備極哀痛，而對於我軍士兵作戰之忠勇，爲之折服，茲譯如后：

致房子（殆爲死者之妻）函

房子：不容易到來的大札，昨日算來到了。祖父逝世我不能回去，實不勝哀痛之至。回想自離故鄉，忽已半載，最初以爲佔領上海後，即可歸國，但終於擴大到了南京，現在究竟何時可以回國，完全沒有把握。邇來因爲食料品缺乏，常爲徵發而殘殺土民。我則因此事究

竟太慘，故僅殺過一回後，卽再無勇氣幹第二次。聽說久子也已長牙，請卽寄一張相片來。戰友之中，近來很多戰死的，真不知怎樣才能結局呢。陣非常寂寞，請常來信吧。

致死者父

拜啓，來示及包裹都已接到。爲了整天整夜警戒着敵人的襲擊，連寫信的時間也沒有。中國的士兵，真想不到是那末地厲害，時常突然的撲了進來。頂感困難就是輸送和傳令的勤務。人數少，是非常担心與可怕。上次在廣德方面的大戰中，許多戰友皆倒於敵人的子彈下。又因爲匆忙的後退，竟不及把他們的遺體搬回來，都留在戰場上。想起來，戰爭真是太殘酷啊！血腥的戰爭，究將繼續到什麼時候呢？現在完全沒有法子去想呢。再談吧。三月二十六日。

絕望

（四月二十八日大公報的一只通訊）一封敵人未曾發出的信上說：『我現在中國作戰，

處處被華軍攻擊，將來不知如何是了，我自己看不出什麼希望，所以身邊存的三百元現款，這裏完全匯回來，我已準備投身在渺茫之中。』

美惠子的悲哀

四二九武漢空戰，我獲空前大捷，敵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幾全部燬滅。我空中勇士陳懷民，奮不顧身，以「肉彈」撞落敵機，事後調查，被撞之敵機落武昌天星洲附近，駕駛人爲該隊第二分隊之二等航空兵曹高橋憲一，當在其殘骸血衣隊中，搜獲物件頗多，內有其妻美惠子照像一張，及美惠子手書家信一封，厭戰情緒，隱約於字裏行間，下面卽爲原函的譯文，載「中國的空軍」第十期，茲轉錄於此：

『不知怎的老是放心不下，想接到你的來信，我的胸懷此刻很高興的跳起來了，自然地發出很小的聲音叫了一聲，同時想到你一定會給我信的吧！

你踏上長征的旅途，能夠平安到達，我是非常的安心，

第二次被選出征的事，是無上的光榮，就是我也感覺着無上的快慰。

那一週間的大湊（地名）生活，雖然高興地過着，可是依然沒有多大意思，以後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生的妻才好。做了飛行生的妻子，總是過着孤淒的日子，所以我時而快樂，時而悲痛，內心的深處儘是在哀泣着！如果說：女人是可憐虫，我正是這樣想。有時一想到已經有許多人是無故地犧牲，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上來，而你還健在的事，固然能自己安慰自己，不過過了三四天，依然心灰意冷了……

由大湊到黑澤尻（地名），經過八小時的長時間，因為我的四週很慌亂，十分地引起了無人爲我照顧的淒涼！下車的時候，意想不到有很多人來接我，這是使我高興。因為太混亂，終於，對這許多來接我的人，沒有盡到禮節，但最後仍代表你問候了他們。領受了不少吃的東西，不是一下可以吃完，其實這些東西，少一點並不打緊，因為到底不及身體要緊的原故。回到家裏來以後，心常不靜，什麼事也做不好，時刻都念着你，女人這東西，就是喜歡想這些無聊的事情。這時候我除了思念你外，沒有旁的事。

同你一起在南景的赤松君，曾向我談到你二人初次相會時各種各色的情景。

比什麼還壞的就是討厭喫東西，家裏的人無限的掛念着你。因爲如此，所以希望你好好的保重你的身體。光是死並不是名譽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職務！

全部行李，一點沒有錯送到了，請你安心，相片爲什麼還沒有寄回？已經快一個月了，那上面的名字，是寫的誰的名字呢？也許這幾天已經付郵了吧？……………

雖然到了春天，可是梅花還沒有開。（這句話大概是錯了，譯者註）家裏的人都很健康，不要掛念！健夫君也很好，他現在是讀通學，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

事情不多的槍田君，因爲我住在這裏，現在是幫着我的忙，他是從四月開頭來的。時來時去，不一定長在這裏。

看護孩子的保姆，她把孩子一下放到浴池裏去，一下又抱出來，她每每替孩子洗過了澡以後，就很關心的放進溫暖的被窩裏去，孩子總是睡爛熟的，這兩個孩子，每天是在大笑中過日子。

家裏邊和我的事不要担心，請好好留心你自己的事。那個時候的……………雖然沒有多大的

興趣，而今呢？什麼都沒有了，今後當好好注意身體，常也要一樣……

信手亂寫了這許多，今天就在這裏停止，請你原諒！赤松君問候你！給我好好的保重身體！

四月十九日

憲一君

美惠子』

漫 畫

（五月十六日掃蕩報「戰地散紀」）有一次我們在敵屍上搜出一張明信片，上邊除了收信人的地址之外，甚麼文字也沒有，祇有畫了一個圓圈。這表示他們已經給我們包圍了，頭髮也沒有辦法剃，鬍子也沒有辦法光，這是多麼痛苦啊！

下 編 反 戰

楚 歌 集

第一章 在日本國內

台灣在掙扎中

（三月六日正報廈門通訊）在鐵蹄壓迫之下，台灣有志青年，平時已感痛苦不堪，時思乘機而起，作民族自強自立之舉。自中日戰爭開始後，彼等認為時機已至，故刻下革命工作，異常活躍，秘密機關遍及全島，日警當局已感應付困窮，大量增加男女便衣密探偵查台人秘密工作，如認不滿之處，或表示抗日反戰者，即遭逮捕與槍殺。然仍不能抑遏台人革命之高潮也云云。

軍閥的手掌可以掩住天嗎？

（中央社四月五日香港電）據外人息，某外籍人士僑居日本多年，最近由日到滬稱，日本現雖嚴密檢查信件及新聞，但敵三月來各地挫敗情況，及侵佔區域內不安情狀，仍不斷流傳於社會，因此日本社會疑懼心理，及反戰情緒，反益形高漲，近來日人多數認為戰爭八閥

月之結果，祇有損害日本之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並未削弱我國之抗戰力量及動搖我政府之基礎。最近山西及津浦北段之戰，反證明日本戰鬪力之萎縮，與應付之疲憊，同時，國際對中日事件，大多數同情並援助中國，使日本國際地位，陷於孤立。加以華北華中兩僞組織，絕無能力幫助敵軍，反專事仰賴敵軍支持，今後戰爭前途必使日本益陷於不利，危險極大。而日政黨重要分子所談中日戰事感想，大致亦如上述。

忙了警察當局

（國新社特訊）由於戰事失敗，敵國內反戰運動更形高漲，各地隨時有騷動事件的發生，反戰傳單標語，則到處皆有發現，故敵警察當局，日來益形忙碌。本月四日，在內相官邸召集警察部長會議，東京警視廳及靜岡，山梨，長野，石川，富山，新潟，羣馬，枋木，茨城，埼玉，千葉等各縣警察部長，暨內務省警保局長，各課課長均出席。先由清水保安課長報告左右兩翼，農民，勞動，各方運動狀況，繼由富田警保局長致詞，其中有說「由於事變之推移，維持治安日見重要，全國警察官應一致發動強力的警察力，努力克復事艱。開會中

議定壓迫人民言行之辦法多起，由此可見敵內部治安恐慌的一般。（四月二十三日新華日報）

首相喊破了喉嚨

（中央社正陽關四月二十一日電）津息，敵因津浦線潰退，國內已引起極大衝動，反戰派因此極趨活躍，東京各地已時發生騷擾情事，敵首相近衛及各閣員曾分赴各通衢向國民呼籲。

普遍的憎惡

（上海五月十一日路透電）×黨員由日返滬對大陸報記者稱在日本詳細觀察結果，日本民衆對中日戰事希早日結束；日本上等階級人士，尤其有此種思想，一般人對戰事極爲憎惡。

大革命前奏

（東南日報二月九日香港電）航息，台灣有七千礦工，活動革命，與軍警戰不敵而退至亞里山中，正待機反攻中，又台灣各地近日到處發見傳單，日本久留米儲油池有有機油重油，可敷六年之用，亦爲革命黨人炸毀，是役死二十二人，重傷二十人，輕傷四十餘人。

鏢梟的折裂聲

（中央社福州二月十八日電）敵在台灣除徵集少年婦女充任所謂慰勞隊外，復搜羅糧食及軍用材料，作侵我資源。最近由台開出運輸船五十餘艘，載大批婦女糧食及軍用品慰勞品，分發前方應用。台民因憤寇軍橫行，怨惡愈深。日前乘其挨戶征索之際，突起反抗，聚衆擊斃警軍二十餘名。現全台反日空氣非常緊張。

監獄的顧客

（塔斯社東京二月十八日電）據日報載，日本中央警視廳，爲實行「人民精神動員」，於過去數日內在東京各區大事搜查，以拘捕「青年不穩分子」，搜查結果，拘捕二千八百人

內中有婦女多人。

反戰怒潮可以遏制的嗎？

（新華日報二月二十日香港專電）東京訊，敵政府去年十二月中旬，在東京大阪檢舉人民陣線，剷除反戰運動，先後拘捕七千五百人，其中以大學學生與教授及有名議員佔多數。現日本反戰運動甚烈，敵政府已將勞農團體，及帝大解散，現敵將舉行七三次議會，聞對增加關稅，及箝制人民思想，增加賦稅，均有提案，敵並將再大檢舉反戰份子。

神戶慘劇

（二月二十三日大公報訊）上海某外商銀行日前接得神戶消息，述及敵國神戶港發生因兵士家屬反戰而引起之流血大慘劇，茲轉譯如次。本月十七日午東京陸軍部電神戶徵兵分駐所，限令已徵入伍之一部份新兵，於十七深夜十二時齊集候令出發，各壯丁家屬，突接此令，以死別生離，在此一瞬間，故全家相對抱頭痛哭，悽慘幽怨之聲，頓使神戶陷入天愁地

慘之境，無何限期已屆，各壯丁不得不黯然流淚與嬌妻愛子作最後之訣別，而集中於神戶軍用碼頭，準備向死亡之路走去，比至十八日天明，六千名可憐之壯丁已被騙上三艘運兵船上，不料在開船剎那間，千餘名之壯丁家屬，不期蜂擁而至，環立碼頭鐵柵外，鼓噪不已，『打倒禍國殃民的軍閥』『還我子來』，『還我丈夫來』之淒慘呼聲，如雷貫耳，輪上各壯丁，見此情景，遂一擁離輪，奔近鐵柵旁，全力將鐵柵摧毀，羣向其家屬撲抱，一時秩序大亂，來往交通，亦爲之阻塞，大隊憲兵趕至，實彈壓迫，令壯丁家人離開碼頭，惟各壯丁及其家人，以本身生死存亡，已無用其顧惜，乃齊向憲兵反攻，有的從鐵柵折下鐵桿爲武器，有的用碎石或其他木棍爲武器，當將憲兵毆傷，其他憲兵遂開槍鎮壓，一時槍聲大作，應聲而倒者連續三十餘人，惟仍無法平亂，最後神戶警視廳及神戶郊外駐軍，紛紛開到大批武裝軍隊加入彈壓，并實施拘捕，擾攘至下午三時，壯丁家屬被拘者三百餘人，壯丁被拘者七百餘人，其餘已在大軍監視中，此輩壯丁，因曾受軍事訓練，而竟敢有此譁變行動，聞均將軍法從事，事後神戶地方當局，派出大批人夫，在該碼頭檢拾屍體，共達三十七具，呻吟而未

氣絕者四十餘人，但該三艘連兵船，因受此事影響，已無法開行，敵軍事當局以此次慘劇，事態嚴重，恐影響全國人心，下令各報不得將此事洩漏，電報局亦奉令檢查往來電報，惟百密一疏，敵軍當局因不在其嚴防中，此消息仍被洩漏於外。

革命者的巢穴

（東京專訊）漢城來電，朝鮮東北端之會寧鎮，突遭日軍警之大檢舉，計捕去韓日共產黨員及嫌疑犯二百餘人。查會寧地處蘇僞韓之交界，自敵國內大捕反戰運動者後，日韓志士多逃至此，最近擬舉行大規模反戰示威運動，惜事機不密，致志士被捕達二百餘人。（三月六日中央日報）

趕我們的丈夫那裏去？

（中央社鄭州三月十二日電）平訊，敵方與我開戰以來，死傷數目，已達數十萬，國內民衆，多數參戰，日前某部敵軍由國內開拔時，曾有多數婦女，臥軌阻止。

「打倒近衛內閣」

（中央社香港四月二十二日電）據外息，敵國熊本縣，高知，四國，薩摩等地，近日發現大批「打倒近衛內閣」之傳單標語，（文警云：應立即將全蜀警察嚴密偵查，並將每軍界已退伍之耆宿田尻大佐逮捕嚴審。）

嚴重的反戰問題

（中央社五月十一日香港電）外訊，敵因反戰問題嚴重，現將憲兵增到三萬二千名，另有退伍軍士五千人，在憲兵內任補助探員。據東京警視廳報告，東京方面宣傳反戰，及有左傾嫌疑者，共五千餘人，經憲兵調查後，恢復自由者僅五十人；調台灣充軍者約一千人；其餘均運北海道反省。華中敵軍近被憲兵捕去反戰犯一九六人，內少將一名，各級軍官二十一名，士兵八十四名，均處死刑，此外復有違犯軍紀之官兵六百餘名，被捕判處徒刑。

日本青年往那裏去？

（節錄二月十三日譯報「一封從日本寄來的信」）一位在日本做教員的中國人來信上說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訴他：『我不敢說出我心中的意思，但是我却斷定我對目前的情勢比你覺得還壞些，你愛中國，而且你看到中國受到苦難你是要難過的，我也愛我自己的祖國日本，但是我却不能擁護我國軍閥目前的行爲，請不要以爲這般軍閥和他們的政策是真正代表日本吧！』

他又說：某天大阪的三個青年實行在大街自殺，留下一個紙條，說他們反對到中國作戰，還有一位大學生曾在家裏當衆宣佈他的決定，他告訴他的雙親道：『關於這件事我已全想過了，在我未被徵調之前，我就已決定要去了，我並不信仰戰爭，尤其是這次的戰爭，拒絕應徵，也就是死亡，我已經決定去中國，當着我一天還活在世上的時候，我一定使我的同伴士兵懂得我的意見，而當作戰命令發下來的時候，我將拒絕作戰，那時，我曉得我將被我們自己人槍斃掉，當着我的死信傳來時，你們就曉得了事情的結果』。不到幾個星期，他的家裏就接到他的死訊。

第二章 在日本作戰隊伍中

營幕間的秘密

（全民社稿）反戰的情緒，在華北敵人隊伍裏漸漸高漲起來了，各師團反戰的傳單，偷偷地從這一營盤傳到那一營盤，從這那一個士兵的手裏，又傳到那一個士兵的手裏，偶然被發現了，便關到牢裏去，有人從東交民巷的人間地獄裏走出來，親眼看見無數的敵國兄弟，也在遭打，同樣的毒打與虐待，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他們和我們是一條心啊。（動員週刊一卷五期）

騷動

（中央社三月十日漢口電）軍息，據蚌埠訊，上月廿八日敵兵一營，由吳淞登岸時，實行反戰運動。嗣由江灣派兵一營彈壓後，由連傷兵之車輛連滬。聞該叛兵係山內旅團之×部隊。又據外息，日軍第三師團於一日至八日，由南京開往江北時，亦有一部敵兵拒絕開往前

線，曾發生騷動，結果有兵多名被捕云。

到獄中去

（中央社三月十一日訊）某方面消息，上海日軍一〇二、一〇三兩師團之官佐二人，士兵五百餘人，昨忽被捕入獄，將交軍事法庭審訊，被捕原因不詳，又訊，自昨日敵軍大叛變陰謀暴露後，敵軍心極為動搖，寇酋畑俊六亦甚恐慌，嚴禁各報登載此項消息。昨有華籍記者二人將此項消息洩露，已被敵軍部逮捕。

斂翅的鐵鳥

（中央日報三月十三日香港專電）敵因我空軍轟炸猛烈，警戒甚嚴。對於台灣空軍，近以防範不力，予以懲戒。自司令以下，全台空防部隊，無不被責，引起敵方空軍不滿；尤以沿粵海担任封鎖之敵母艦空軍人員，反對更烈，醞釀反戰，台灣空軍之被處罰者，則通電反對侵華戰爭。故前週敵對全台戒嚴，拘捕反戰空軍。

到中國隊伍中間去

（美聯社漢口四月九日電）據此間共產黨主辦之新華日報今日載稱：因華方政治宣傳工作之效力，距北平以西之門頭溝地方日憲兵五十二人，其中以工人及農民佔多數，大受感動；於本月四日，自願投降華方遊擊隊，加入中國隊伍，爲正義而戰。來投降之日憲兵，均帶有武器及軍火來降。

活埋

（中央社香港四月十七日電）本月上旬，濟南敵兵十八名，因反對戰爭，由長清縣押解濟南，於九日在安徽義地活埋。又張店有反對戰爭敵兵八名。又九日有敵軍二名在濟南潛逃。

『戰爭是要不得的』

（中央社四月二十八日電）滬訊，揚州敵川並密司令，於本月一日參加江都偽組織警保訓練所開學禮時，在辦公桌上寫「一條」字條，上書『日本危機，支那危機。戰爭是要不得的，打』

倒軍閥。』被敵宣撫班長良本谷吉所見，遂向上海敵軍司令部檢舉，當以川並密有反戰思想，已將其調往滬敵司令部予以監禁云。

飛到爲正義而戰的陣線裏

（中央社上海五月六日合衆電）某通訊社前傳有日飛行員十二人，因反對赴中國各處轟炸不設防城市及無辜平民，乃親赴泰隆（譯音）投降華軍。

第三章 在中國的後方

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和他的講詞

鹿地亘是日本最前進的著作家，因爲他英勇地衛護着日本被壓迫人民大眾，再接再厲地反抗日本軍閥財閥的法西政權，曾經過長期的牢獄生活，出獄後，寄寓上海，繼續不斷地做着把中國新興文化介紹給日本的工作，和魯迅有親密的往還。八一三以前他就打算回國去進行民衆的反戰運動，不料戰事很迅速爆發，他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立刻受日本軍部偵探的嚴

密監視，只得偷偷地逃到租界內，過着很困苦的生活，後來又到香港住了幾個月。三月間受了邀請，在周密的衛護下，到了武漢，受盛大的歡迎。目前夫婦二人，都被任爲行營政治部職員，專行書就告日本軍隊書，以及種種勸導日軍的標語，供我國飛機拿去散到日軍陣地裏。他們又担任無線電廣播，專以日語申斥日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罪惡，下面就是一篇鹿地先生的廣播演詞，題爲『告日本國民』原載五月十六十七二日大公報：

『日本國民諸君！親愛的同胞們！

我從起初就知道這次戰爭不是諸君的意志。到了戰事經過十個月的今天，我發見了證明這個確信絕對不錯誤的許多事實，對於諸君覺着湧出來更密切的熱情和歡喜。全中國的民衆現在也很明白這種事實，他們常常從心坎裏願向諸君伸出友愛的手。我相信關於這類消息大概那些總想割裂諸君與中國民衆間情感的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者們未曾傳達給多數諸君。

例如：從日本軍陣亡將士的日記裏，時常發見：「爲什麼戰爭？」的悲慘疑問。又如：時常發見由於這個疑問所生的絕望而自殺的日本兵士。聽說在南京，無錫，杭州線上，中國

的遊擊隊往往發見成隊斃死的日本兵，在衣服裏發現了寫着「死諫」的紙片，這些兵士們完全是因為羞憤那一部份日本兵極度的士氣頹廢和對於中國人民殘酷的屠殺姦淫的行爲而死的！

但是我們也同情這一部份被責備爲士氣頹廢的日本兵士諸君。因為在不知目的的戰爭中，由於不知明日如何的恐怖與絕望，這類事情最易發生。

至於國內反戰空氣更不用說。我確信正直的日本將士也決不願欲戰爭。如軍隊內反對戰爭的傳單，和上海日本軍事當局對於這些最勇敢的人類鬥士的大量槍決等事實，現在對國外的人們也不能遮掩了。

我對於這些偉大的戰士們把被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者的殘暴行爲所污辱的名譽給恢復了的功績，深致悲痛與感謝的敬禮。

同胞諸君！這種情形並非軍隊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現在我把活生生的證據和我自身接觸的事實向諸君傳達一下，這些事實也可以說明中國目前向諸君表致親切熱情的理由。

關於在山東南部一個月來的激戰和近來在山西方面陷於潰退情態中法西斯侵略軍的苦境，諸君曾接着情報嗎？

我要向諸君報告的，是關於由山西戰線送到後方來的日本兵俘虜的談話。

他們是輜重隊和護衛隊。據他們說：「在離臨汾二十里的地方，突然被中國游擊隊襲擊，幾乎全部殲滅，殘兵們丟下六十具屍體向四方逃散了，不知結果如何。祇有我們幾個人，在山裏不吃不喝的潛伏了四天，以後被搜去俘獲了。」其中一個人很厭煩的說：「這樣事情在山西不斷發生」又說：「這樣無意義的戰爭，簡直夠了，真是奇怪，我們在軍隊裏時常彼此質問：為什麼我們要受這種罪呢？以後我們生下男嬰孩要把他小指割下去叫他成個畸形人，這才是雙親的真愛情」（註：在日本畸形者免除兵役）

我問：「那麼你們起初就不希望戰爭嗎？」一個人很激昂的答：「我們有什麼法子呢？在我被徵以前，我的村莊裏已經有了很多戰死者，跟着就有第三次第五次補充徵集。人人不知何時紅條（徵役文書）來到，都提心吊膽的等待着。我是做小買賣的，被徵後馬上拋棄

了生意。至於鄉村中的苦痛更是不堪言狀的黑暗。我有三個小孩和妻子，他們自然沒有能力做買賣，我整天惦念着他們在怎樣過活……」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破舊的照片遞給我說：「請看這是我的家庭，在此次分別前拍照的最後一張」他聯珠般的落淚，我也不由得淚奪眶出，這夠多們悲慘！爲什麼這樣無辜的一家子要受這種苦罪？難道軍部法西斯人們對於日本國民不覺羞愧嗎？

諸君！你們認爲他不配是日本男子嗎？是懦弱的淚水嗎？他是因爲愛戀遠別貧苦的妻子而痛哭嗎？不！我相信絕不是的。諸君不要忽略了在從人類心底迸湧出來的親愛與痛苦裏，含蘊着許多強烈抗議的真理呼聲！

諸君！「我們有什麼法子呢？」這簡短的一句話充分包含着目前受蹂躪，被壓迫而且毫無代價的被剝奪了生命與生活的日本人民的恨怒，同時是無可如何的一種悲憤。這夠多們悲哀！

目前在狂焰燃燒中的侵略火線上，很多中國無辜的人民被屠殺，家屋被焚毀，田村都已

荒蕪，種種非人道的驚異事實已經傳遍了全世界。然而同時這些善良的和平的日本國民也正刻刻陷入了可怕的破滅泥渦。明白這種事實就知道中國人民所以目前仍然認日本國民爲朋友，稱爲弟兄的理由了。共同的仇敵乃是擾亂東亞和平的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

同樣從山西送來的日本俘虜也說：「當我們被捕的時候，民衆們都非常仇恨，想投石子打我們，這本也難怪。我們在行軍的途中無時不覺着痛心。但是中國軍隊很了解我們並且保護我們。還把怒氣衝衝的民衆，集合在廣場中，造一個高台叫我們站在上面向他們說，我們並不是他們的仇敵。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演說，我說：『我們日本兵誠然討厭戰爭，並且非常悲痛。我是個老百姓。老百姓最明白老百姓的痛苦。看見你們的田園被踏荒蕪，像是我們自己的田園一般的難受，當我們奉命踏苗進軍的時候，我們的腳就像踏針一般的痛心』。在講完了我這段較粗糙的演詞之後，村民們都一齊鼓掌，從此以後對我們非常親熱，給我們很親切的關照！但是以前我們的確曾向這些善良的人們放過槍，雖然是不得已！」

喂！聽聽這種慚愧的心聲！若不出於本心，能說出這樣話嗎？誠然在人與人真心相映的

時候，真表現着一個崇美的人類世界！那麼何以這樣善良的兩種民族直到今日未曾彼此相知呢？

同胞諸君！我們捫心想想！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建設新東洋的幸福與和平的關鍵嗎？請細想想軍部法西斯主義者一貫的中日兩民族間的離間政策！說什麼：「磨礱抗日的中國！」所謂抗日是什麼？中國人民決不會以善良和平的日本國民爲敵的，所謂抗日實際上不過是對日本軍部法西斯侵略政策的抗禦。抗日二字就是這種意思的簡語。西安事變以前在改造雜誌社主辦的座談會席上章乃器君等不已經告訴諸君嗎？並且告訴過我們全日本國民，賢明的諸君應該還記得的。那篇記事的扼要處是如何的被法西斯政府刪成了××？因什麼要刪成××？除去怕中國人民的心情傳達到日本人民以外，還有什麼理由？這些東西們用盡一切卑劣的離間政策在日本國民與中國國民間造成了深厚的隔膜。祇因這個陷穽招致了七年來不可開交的東洋大不幸，使得脫離了故鄉，別離了家族和朋友，在兵火中喪失了生命的中國人民，一提日本，往往認爲她的貓或杓子都是仇敵。

目前不同了！現在政府，軍隊，人民都已經認清了什麼是解決問題的要點！前邊說的那些實例，由於法西斯主義者的奸計所發生的人民怨聲，已經把他們的陰謀像風前的浮雲一般的吹散了。正因為他們阻遏了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在過去可以堅實團結的機會，所以他們很容易的陷入了兩民族共同仇敵的悲運！

同胞諸君！親愛的弟兄們！我們要警戒離間政策的陰謀！這羣東西爲破壞國內民衆間的團結，玩弄所有的把戲，同時像鷹眼一般的警戒着與國外朋友的友愛結合！在目前我們尙未完全被他們的孤立政策給陷害的時候，我們的同胞僅發出「我們有什麼法子呢？」的悲憤叫聲就夠了嗎？我們要恢復人民的民衆的自信力！那是很容易的事情。祇要民衆大胆的喊出真實的呼聲！用這種呼聲粉碎這些東西的離間與孤立的政策，民衆們很堅固的團結一塊，同時中國和日本的人民也那樣的團結起來，如此我們立刻可以恢復了人民的充滿正氣的自信力！目前中國正向我們伸着親愛的手！起來！正氣的日本同胞們！打倒中日兩民族共同仇敵的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

『不願子嗣再蹈我的覆轍』

空軍俘虜松浦久夫，是去年秋季南京上空敵我空戰時被我擒獲的。下面是他寫給妻子林英英子的信，原載「中國的空軍」第七期：

「英子吾愛：

我誠懇地祈求上帝不要讓你因了我的被俘而遭到軍閥的毒手。

中國是日本人民真正的友人，我這樣告訴你。只有和這高貴的友人真正攜手共進，日本前途才有光明的可能。對於一個偉大的民族，大砲和飛機是無法使之屈膝或滅亡的啊！

我悔恨我走錯了一條路，我不願我的子嗣再蹈我的覆轍。如果你我的結晶確如我們所望可以取名太郎的話，我要求你立刻帶他回鄉務農，永不讓他接近軍閥的鐵爪，更不讓他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悲劇扮演者的父親。

中國是日本人民真正的友人啊！只有打倒黷武殘暴的軍閥惡魔，反對一切出征動員的命令，日本人民才有生存的出路呢！

我要求你立刻把這意思傳達給池田樣。他在在鄉軍人支會中的實力或許會使我們國家和同胞逃出永劫不復的境地的。

我要求你務必這樣做。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有重溫去年秋天那樣的舊夢的萬一希望啊

祈望本國戰敗

（節錄二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訪問兩個日本俘虜」）八路軍辦事處由前方帶來了兩個日本俘虜，一個姓青木，一個姓古谷，他們在八路軍前方已住了二月之久，做了不少反軍閥的工作：寫日語的反戰標語，傳單，小冊子，歌曲，拿來發散到日本軍隊中去。記者問他們對這次戰爭的結局有什麼觀察。古谷答道：『如果日本打了敗仗，那時日本國內可能發生革命，日本民衆也可以得到解放了。』青木也抱着同樣的意見，他們並且很願意留在中國，繼續他們的反軍閥工作。

兩個日本顧問

楚歌集

（三月二十一日東南日報美聯社訊）抗日軍×部中有日本顧問兩人，一名橋川，一名田中，此二人係於去年俘獲者，現被遷至某地。兩人皆爲大阪人，一爲雜貨商，一爲電氣工人，皆隸屬於日軍第二十師團，去年十二月爲華軍俘獲後，華軍將其赦免一死，兩人感激之餘，表示終身不願重回日軍部，亦不願回至大阪，而願爲華軍担任情報工作。兩人目下勤習華文，並研究三民主義。兩人對中國軍隊之抗戰精神，大爲感動，同時又見中國婦女英勇不亞男子，與日本女子之依賴成性者，迥然不同，故主張中日兩國之人民，應攜手合作。促進和平，制止此種流血戰爭。兩人之意，目前唯一妨礙中日合作者，乃爲日本之軍閥。彼等並表示極願向外界揭發日本之愚民教育，以爲各國人民解放之一助。

一大包反日傳單

（中央社香港五月五日電）滬訊，四日下午六時半，有日憲兵數名，會同租界中西探捕，至南京路東亞旅館三一二號房內，拘獲日人木鈴阿皇等四名，並抄獲匣子砲二支，及反日傳單一大包，問該日人等因厭惡本國侵略戰爭，故有此激烈行動云。

反戰同盟團的活動

（中央社香港五月五日電）滬訊。日反戰同盟團員高木，鈴木，野上，松野等二十餘人，由日到滬，匿居公共租界，有所活動。滬敵特務機關據報後，即派憲兵及便衣隊在東方，東亞，新新，一品香，大東等旅社，不斷嚴密檢查，連日發嫌疑犯十餘人，押虹口禮查飯店敵憲兵分隊內，正刑審中。據敵憲兵偵查結果，高木等反戰團員，係以活動前線士兵自動休戰爲目的。敵各部隊中。亦有是項團員祕密活動。

伊藤正榮的正義呼聲

（中央社西安五月十四日電）前由第×戰區解俘虜六名至西安。其中伊藤正榮一名，知識較高，曾任敵國福井縣水產聯合組合監事，及農會幹事評議員等職。其供詞謂：「居家從事農業，在地方有相當信用，主辦社會共公事業，並曾參加地方議員選舉運動。此次日本究爲何與中國作戰，吾等不得而知。日本更以龐大之軍費，以多數之犧牲者從事戰爭，究竟何心，吾等尤莫名其妙。本隊於四月十六日全軍覆沒，生存者僅吾等六人，皆成俘虜，受貴國

優待，實深感謝。然在日本國內深具地方信用如我者，究爲何而犯此罪，其因端在軍閥等之侵略主義，實無容疑。吾之兄弟皆死於戰爭，受盡人間悲慘痛苦。因軍閥及資本家所施之壓迫，國民遂受此苦，吾等實深惡軍閥等之壓迫。而日本國民對貴國官民，實亦認識不足。貴國官民，皆以人道優待俘虜，予吾等以真正之同情，親切之慰問，周密之診療，隆情厚誼，使吾等感激而泣。與如此之貴國戰爭，日本國民應三思之。真正世界和平，非軍閥資本家所能實現，乃在民衆之共謀和平。故日本國民應打倒日本軍閥及資本家，務使戰爭早日停止，實現和平。吾等現在貴國受真實之優待，儘可能內應使日本國民早悉此種事實，理解貴國，實吾等應負之責。爲中日兩國計，應早日打倒日本軍閥及資本家，促進中日和平之實現。將來如得歸國，必以此種感想，喚起全國民衆，打倒侵略主義。終此一生，誓爲真正之民衆和平及兩國和平而努力！』

『良心之驅使』

（中央社屯溪五月十九日電）遞鋪鎮十八日電，日前我軍在王橋作戰時，有敵騎兵少尉囑田

武一者，任敵兵站分站站長，於追近我軍時，突乘摩托車至我第一線表示投誠，當即經收容，送至後方。記者往訪，據稱，此次投降，並非對華有特別好感，祇以根本反對軍閥發動之戰爭。本人亦非社會主義者，對社黨大事喧鬧叫囂，尤不滿意，而素對政友會具相當好感。但近年來政友會及其他各黨，無不甘爲軍閥所利用，否則中日戰爭，不至爆發。自信日本外交政策，自幣原以後，無時不在狹隘的國家主義路上，故此大戰爭，勢難避免。國民方面，在軍閥政府矇蔽之下，對華毫無認識。目前戰爭，已入於長期戰，其結果決於經濟的及思想的因素多，而決於兵力的少。日本繼續作戰，經濟必解體，而人民思想，無以維繫，國內革命自屬必然。而貴國方面縱使經濟上困厄之極，全國之團結，亦不至動搖，此誠必勝之道也。本人此次投誠貴國，全系良心之驅使，請勿視爲貪生畏死之徒，幸甚，幸甚。

准原二

（五月二十日大公報特寫）數星期前，我空軍在粵境擊落敵機數架，並俘獲敵航空員數名，准原三卽其中之一。當時負傷甚重，後經我方予以療治，最近痊愈，因感於我國之優待，

特要求向其被日本軍閥所欺騙之本國國民作廣播演講，宣述中國政府與人民之真意與誠摯。

第四章 反戰文件

日本社會大眾黨傳單

（中央社二月四日徐州電）我東關游擊隊，在擊斃敵兵身上搜出日本社會大眾黨傳單，謂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我們在中國打仗，不能得到利益，不如早點回家等語。

致出征士兵書

（中央社鄭州二月二十三日電）我部某師張連日前在邑城敵屍衣袋中搜出宣傳品一件，題爲「日本產業組合社會大眾黨無產黨民政青年部鄉軍有志團致出征士兵書」，詞原錄次，「請想想啊，流血送命是爲誰的利益呢，因爲戰爭，軍部財閥都把私囊裝的滿滿的了，家鄉的妻和子却都陷入貧困痛苦中了，「滿洲事件」二十萬的死者，是爲誰而犧牲呢，那是因爲軍部

的野心，財閥的榨取而被死的啊，我們再不要被軍部財閥的甘言所欺騙了。只要軍部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還繼續存在的話，戰爭和大衆的地獄生活，是決不會完結的。中國人是我們的仇敵嗎？並不是，不過日本軍閥財閥要侵掠中國，我們就爲了無理戰爭和資本家的榨取，被追而就死啊。戰爭不一定就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則是提高大衆生活，只有減低大衆生活的軍閥戰爭，才是人民的敵人，國家的蟊賊，立即和平，向軍部討還士兵的命來。」

日軍士兵反戰運動大會傳單

（中央社漢口四月十九日電）十八日政治部陳部長招待駐漢各外報記者演詞中有一段：最近羅總司令卓英，十六日自前方電漢，原電略謂，廣德以北流洞橋之敵，被我擊破後，我某師在金雞村附近，檢查敵屍衣袋內神符包中，發現有敵軍士兵反戰運動大會傳單一紙，內稱（一）我們日本的士兵，都是黃種人，不好欺侮中國，縱然征服了中國，在我們也是毫無利益的，結果祇是爲軍閥財閥貴族謀利益（二）這樣長久的戰爭下去，日本必然是失敗的

(三)我們爲着保護我們的國家，保護我們的種族，非一齊起來反對那無意義的戰爭不可。
日本兵士反戰運動大會傳單，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

台灣反戰同盟總部告世界和平民衆書

北京的九國會議，其結果竟如世人所預料，僅發出一篇空洞的宣言就散會了，這個事實，的確足以使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忠實維護國際秩序的國家大失所望，爲什麼緣故，簽訂九國公約的國家和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對於維護國際公法的尊嚴，主持正義和公理會這樣怯懦，這樣地不負責任，真是令人不解。正因爲這個事情，結果助長侵略國家的蠻行，加強國際間的紛亂，滿洲事變後的國際形勢，已經坦白告訴我們了；如果在一九三一年，日帝國主義興兵進攻滿洲的時候，世界各國能負起條約上的責任，切切實實地予侵略者以制裁，就不致有意國興兵進攻阿比尼亞的不幸事實隨後而來。自然也不會有德意兩國共同計劃分割西班牙而掀起西班牙的內戰，造成歐洲今日的危機，置世界民主政治於死地。爲着世界各國畏懼暴力而放棄神聖的責任，所以日帝國主義就放胆侵略內蒙和華北，進而侵犯長江流域，窺視華

南，擾亂遠東的和平，這些事實，都是歐洲事變的時候，世界各國放棄其神聖的責任，所造成的結果，今日國際政治的領袖們，有許多人在想着使弱小民族割土地去換和平，其實這種希望都是幻想，在滿洲事變的時候世界各國還是幻想着日本若得到滿洲遠東可以暫保無事，事實又是怎樣呢，日帝國主義佔據滿洲以後，立刻就進攻內蒙和華北，繼而侵犯華中和華南，如果全中國被其征服，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絕對不會從此停止的，田中首相的奏章所昭示我們，征服中國就是日本統治世界的起點，所謂大陸政策已經照田中奏章的計劃，接步實行了，這是給世界幻想者的一個答復，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時候就宣佈大亞細亞主義爲日本的國策，決把白色人種逐出亞洲，亞洲自然不是僅指中國，在這次上海戰爭的時候，日空軍轟炸英美各國的軍艦和駐華英大使，日外務省主持的東京市民的排英運動，日海軍在中國沿海摧殘歐美各國的商輪，這些事實都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具體表現，日本侵佔滿洲後關閉門戶，驅除歐美的商務，日本侵佔平津及上海後，侵犯租界管理海關郵電交通機關，排除歐美各國的權益等，比比皆是，大亞細亞主義的表演，這是對於幻想者的又一個答復。就歐洲

的實情而論，意國侵阿以後的和平是否有恢復的希望呢？事實適得其反。中國的風浪未平，地中海的一角又掀起了西班牙的內戰，這是犧牲弱小民族的血肉尚且換不到和平的證明。

我們還告訴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中國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其犧牲最大的當然是中國民衆生命和財產，其次就是各國在華的權益，商務和貿易，這些損失以外，世界民主政治的存亡問題，更非普通的算盤所能計算的，所以今日中國迫於不得已而奮勇抗戰，其首要的目的，自然是爲着中國四萬萬的民族存亡而戰，同時也就是爲着國際條約的尊嚴和民主政治的存亡而戰，中國抗戰的成功，一面能保持中國的生存和世界民主政治與條約的尊嚴，另一方面，祇有中國抗戰能成功，才能保護歐美各國在遠東的權益和商務，這是因滿洲事變起以至上海失陷爲止在此七年間的事實所給與世界的證明。

但是在這七年間，國際聯盟及國公約的簽字國家對於這段事實，似看不甚清楚，至少也有一點模糊，所以極力避免加入漩渦中，因此而放棄神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一種很可悲痛的事實，如果以暴力可以隨便撕破國際條約，在此念世紀中，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所受的

損失，比任何國家都多，從道義上說，首先要放棄現存國際條約的國家，自然是中國，但是中國至今仍然遵守於自己不利的條約，使民衆忍受痛苦的原因，就是爲着維護條約的尊嚴起見，如果享受不平等條約的國家放棄條約的義務和責任在前，中國自然也可以解除其義務在其後。這是一定的道理，而且必有的步驟。可是中國政府在此七年間，尙且未肯放棄其責任和義務，就是仍在冀求着世界各國有一日能負起其應有的神聖的責任，履行其義務以維持條約的尊嚴。

我們很懇切地告訴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如果世界各國仍不負起其責任，僅以避免捲入漩渦中爲國策，置國際條約的尊嚴於世界政治的圈外。遠東戰爭的發展勢必置世界和平於死地，予世界民主政治以致命的打擊，到這個時候，那就不問世界各國樂意與否，結果亦必被捲入戰爭漩渦中，這是不能避免的命運，小火不救大火就無從救起，所以我們很誠懇的希望世界各愛好和平的人們在這個還有可挽救的時候，羣起督責其政府負起神聖的責任，予侵略者以嚴重而且切實的制裁，迫其悔悟，以期挽回世界的和平，這不啻遠東全民衆的幸福，又

是全世界人類幸福，爲着遠東的和平，爲着世界的和平，爲着民主政治的興亡。

希望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們，共同奮起，團結起來，爲人類的和平，爲民主政治的發展，爲國際條約的尊嚴，發動對侵略者的暴行共同鬥爭；予侵略者以嚴重的打擊，爭回世界的和平，恢復條約的尊嚴，還我民主政治。這是台灣九百萬民衆的精誠，而且熱烈的希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台灣反戰同盟總部，）

日本人民反戰宣言

勞動大眾們：日本的軍人已向我們的鄰國發動另一次戰爭，但侵略的結果祇是增加了我們的痛苦，和使我們更多的人成爲軍人和財閥們的砲火灰。爲了解除這些軍人和財閥們給我們的剝削，並得享受自由平等和平起見，我們必須一致奮起打倒「軍國主義」和「財閥主義」。

我們所以受貧窮的打擊，一半是因爲我們國家的生命都操在一般財閥們的手裏，一半是因爲我們必須付九十萬萬元的巨大的軍事支出，以支持「掠奪中國」的遠征。……………那些軍

國主義的信徒們，或許以這種遠征爲榮耀，但是我們，日本人，却認這種遠征是造成日本大衆目前悲慘境遇的原因之一。……起來！我們要革命，以推翻這種軍國主義！（二月十五日譯報）

日本各農工實業團體發給出征軍人公開信

同胞們：你們現在正赴一遙遠的國家，去流你們的血，犧牲你們的生命。爲了什麼？爲了誰？

我們軍人財閥們，他們業已發動戰爭，爲的是要謀他們個人的利益。但你們的妻子，卻都在鄉村中過着悲慘的生活。

自滿洲事變以來，我們已有二十萬同胞犧牲了性命，我們再不要聽那些軍人和財閥們的宣傳了。

中國人是我們的敵人？不！我們不能爲這一種無理的戰爭而死！

參加戰爭，不一定能表示你們的愛國，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大衆的生活和心底的國家意識

•破壞大眾生活的是人民的敵人，國家的叛徒。我們需要和平！軍部長官們！救救我們兵士們的生命罷！（二月十五日譯報）

日士兵反戰同盟傳單

士兵諸君！

粉碎軍部長年的橫暴，這正是時候了。

殺害了國寶高橋，強迫了議會，犧牲了五十萬民衆，從大眾身上強奪了百萬萬的税金；這種傢伙，能夠這樣放任他們橫行嗎？

我們能夠做剝奪日本大眾生命和生活的走狗嗎？

請看拚死爲正義而繼續抗戰的中國民衆啊！不覺得害羞嗎？

士兵大眾諸君！抓住機會啊！

一定不白死！好好地設法打敗仗！敷衍戰鬥，不要死！不要受傷，不要打仗！

這正是忍之又忍的日本大眾的正義，也是懲罰軍部的使命！

懦弱的傢伙，儘可白白地送死！儘管變成殘廢！到那時，再來咒罵軍部，就遲了！

東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師團及滿洲軍政部內派遣士兵戰爭反對同盟（四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

戰爭是慘苦的

此歌爲日本人所作，見「羣衆週刊」廿二期，作者未將本名署明。

一、夜裏是冷的，戰爭是慘苦的。

回國去吧！停止了戰爭，

回到雙親與子女的面前。

二、戰爭是爲誰啊？

爲的是肥了財閥軍閥，

不是爲我們勞動者。

三、財閥軍閥是愛戰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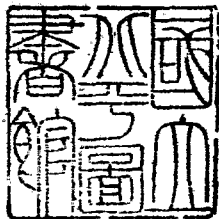
勞動者農民是不需要戰爭的，

打倒財閥軍閥。

四、如果戰死的話，

父母子女在國內怎樣糊口啊！

弟兄們，把戰爭停止了吧！



新力叢書已出三種

第一種 空戰實錄

新力週刊社編

第二種 楚歌集

張載人編

第三種 抗戰必勝

黃紹雄著

新力叢書之二

楚歌集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編者 張載人

出版者 新力週刊社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82
12348
7